

古籍研究

G U J I Y A N J I U

总第60卷

《古籍研究》编辑委员会 编

不遣狼錫	宋 宋太宗	寒暑持令	進御臣久役廢書積憂傷目數四
校讎尚虞舛誤干	宋 宋太宗	校讎尚虞舛誤干	陛下
寒辰伏憎惶越廢	宋 宋太宗	寒辰伏憎惶越廢	陛下
十四日推誠保德	宋 宋太宗	十四日推誠保德	陛下
儀同三司行吏部尚書知亳州軍	宋 宋太宗	儀同三司行吏部尚書知亳州軍	陛下
州事管內河堤勸農使兼管句本	宋 宋太宗	州事管內河堤勸農使兼管句本	陛下
州駐泊軍馬公事開治溝洫河道	宋 宋太宗	州駐泊軍馬公事開治溝洫河道	陛下
事上柱國九江郡開國公食邑捌	宋 宋太宗	事上柱國九江郡開國公食邑捌	陛下

安徽大学出版社

This block contains four small, dark, irregular shapes arranged horizontally. They appear to be fragments of a larger image or perhaps artifacts from a scanning process.

A horizontal color bar consisting of a series of colored squares arranged side-by-side. The colors transition from light yellow on the left to dark brown on the right, with intermediate shades of beige, cream, and tan.

本书受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指导

古籍研究

GU JI YAN JIU

总第60卷

《古籍研究》编辑委员会 编

不遣糧餉	寒暑特令	遣御臣久役慶書積憂傷日數四	枝離尚虞舛誤平鹽	寒辰伏增惶越廢歷四季二月二	十四日推誠保應朝戴以臣關府	儀同三司行吏部尚書知亳州軍	州事管內河堤勸農使兼管句本	州駐泊軍馬公事開治溝洫河道	事上柱國九江郡開國公食邑捌
------	------	---------------	----------	---------------	---------------	---------------	---------------	---------------	---------------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籍研究·总第 60 卷/《古籍研究》编辑委员会编.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12
ISBN 978 - 7 - 5664 - 0697 - 2

I. ①古… II. ①古… III. ①古籍—研究—中国 IV. ①G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8874 号

古籍研究 总第 60 卷

《古籍研究》编辑委员会 编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203mm×280mm
印 张: 21
字 数: 421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ISBN 978 - 7 - 5664 - 0697 - 2

策划编辑: 卢 坡
责任编辑: 卢 坡
责任校对: 程中业

装帧设计: 李 军 金伶智
美术编辑: 李 军
责任印制: 陈 如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65106311

目 录

杜甫《游龙门奉先寺》“天阙”、“天阙”异文之争考论	陈道贵(1)
《诗经·幽风·狼跋》“硕肤”解	牛清波(6)
释唐诗中的“酴醿”	闫 艳(10)
“记人”还是“汜人”? ——与孙虹教授商榷	李 睿(13)
《型世言》词语考释	赵永明(20)
日藏汉籍《山水情》词误一则	程亚恒(25)
《明清小说江淮方言例释》补正四则	季 艳(29)
七言《琴思楚歌》不应视为东汉王逸作	陈松青(35)
《佛本行经》、《佛所行赞》不为同经异译考	冯先思(40)
朱熹《楚辞集注》成书时间理惑	李永明(51)
方苞《万季野墓表》创作时间考论	许 光(58)
清代两位金榜及其著作考辨	王凤平 徐道彬(64)
《唐诗品汇》版本考	张秀玉(69)
吴东发《商周文字拾遗》校评	王其秀(71)
《春秋左传注》指瑕	郜同麟(82)
《潜夫论笺校正》拾补	葛佳才(87)
《鲍照集校注》读后	颜庆余(90)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小说书考略	郝 敬(97)
唐人登科名录考辨——兼及《登科记考》的补遗问题	韩震军(111)
唐五代皖籍文人考	罗芳芳(119)

唐五代韵书音注补苴	曹洁(128)
北宋《学士年表》正补	张晓飞(133)
《四库》元人文集提要十五种考证	杜春雷(151)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存目补正十三则	周录祥(160)
《类编长安志》中的唐宋佚诗考	张建伟 刘浩(167)
方文《杜诗评点》辑录	童岳敏(172)
炉桥方氏三代著作述略	牛继清(186)
论戴明扬对《嵇康集》目录编次的考证	叶当前(201)
魏晋南北朝诸《孝子传》考论	熊明(209)
中古女性生活图景与才德观之重构——以《王士良妻董荣晖墓志》考论为中心	束莉(219)
中唐文儒诗文的文化精神	刘顺(231)
明代“诗变”论的第一次转折	方锡球(247)
《艺苑卮言》的复杂成书与思想局限	陈昌云(261)
“某暨配某合葬墓志铭”:晚明合葬墓碑文中一种流行的标题形式	黄曼(269)
方文“螽山体”及其于清初诗坛的影响	宋豪飞(274)
何焯与《通志堂经解》之关系及清人对何焯评价问题研究	韦胤宗(284)
从《蒋勋常家传》异文看梅曾亮“雅洁”之失	秦文(295)
程瑶田、汪莱生平资料补——从《景紫堂文集》中三篇文章说起	吕华亮(299)
近代国人眼中的美国形象述析——以张德彝《再述奇》为中心	赵恒(305)
旧式女性作品的最后检阅——试论胡文楷整理历代名媛文章的贡献	唐新梅(311)
论词学名家胡云翼的词学观及其选词实践	王开春 甘松(320)

杜甫《游龙门奉先寺》“天阙”、“天阙” 异文之争考论^{*}

陈道贵

杜甫《游龙门奉先寺》第五句存在异文之争。仇兆鳌《杜诗详注》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考述，主要涉及蔡兴宗《正异》所持“天阙”说（杨慎等赞同此说）、蔡絛和《庚溪诗话》所持之“天阙”说（朱鹤龄等赞成此说）、王安石所持之“天阙”说、“旧千家本”所持“天阔”及“天关”说等^①。其中“天阙”、“天阔”、“天关”因多系与下句之“云卧”对偶而改，缺乏版本依据，故可信度不高，古今论者采用极少。因此，《游龙门奉先寺》第五句异文之争主要集中在“天阙”与“天阙”之间。“天阙”说因注者引韦述《东都记》为证，赞成者占绝对优势。而“天阙”说虽有“古本”为据，却不为多数论者所采信。持“天阙”说者除上述蔡兴宗外，尚有宋代赵次公、朱熹、魏庆之^②，明代杨慎（《升庵诗话》），清代黄生（《杜诗说》）、施鸿保（《读杜诗说》）、杨伦（《杜诗镜诠》）和清末史炳（《杜诗琐证》）等。另有一些诗人的作品，亦可见其持“天阙”说。如明人吴国伦《甔甀洞》诗有云“策杖跻飞梁，行行惧复疑。缘磴既诘屈，穿崖忽低垂。下有三石室，空冥俨天阙。因之展云卧，遂与兹穴宜”^③。此诗将“天阙”与“云卧”连用，显然是受杜诗的影响。清人斌良《沙克舒尔噶道中》诗有云“拾级登层坂，天窥象纬高”^④，其“天阙象纬高”即脱胎于杜诗“天阙象纬逼”。

今人相关论著和诗选著作中涉及此诗者亦多持“天阙”说，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曹慕樊先生、曹树铭先生、陈贻焮先生和郭在贻先生等；萧涤非先生和洪业先生在引用此诗时也取“天

* 本文为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明清时期徽州杜诗学史研究（AHSK07-08D39）阶段性成果。

①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页。

②《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赵引蔡伯世‘古作天阙’”；又赵注杜甫《龙门》诗，引韦述《东都记》：“龙门号双阙，与大内对峙，若天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知赵氏知龙门有天阙之说，而解《游龙门奉先寺》不取“天阙”而主“天阙”，值得重视。朱熹说见《朱子语类》卷一四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27页。魏庆之《诗人玉屑》“老杜对偶”条引《少陵诗正异》“天阙”说，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60页。

③《甔甀洞续稿·诗部》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

④《抱冲斋诗集》卷二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

阙”^①。持“天阙”说者则较少,有许永璋、郑文、周汝昌和韩成武等先生^②。然而,判断问题不能仅凭数量,少数人的意见未必是错误的。有关《游龙门奉先寺》“天阙”、“天阙”之争,远未达到定论的阶段,“天阙”说虽能自圆其说,“天阙”说也不能认定为非。这一异文之辨,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如莫砺锋先生虽较倾向“天阙”,但仍认为“何以称‘天阙’,仍较难解”^③。以笔者浅见,“天阙”说似乎有必要为之一辩。

持“天阙”说者的主要理由为:其一,“古本”作“阙”。据《杜诗赵次公先后解》、《杜诗详注》等所引,宋人蔡兴宗所著杜诗《正异》认为“古本”作“天阙”,“天阙”为误。历来持“天阙”而反对“天阙”说者,没有就蔡氏所说的“古本”问题提出异议,而只是引龙门有“天阙”之说以为立论之据。由此可以推断,蔡氏“古本”之说应该是有版本依据的。其二,作“天阙”与下句“云卧”对偶严整。杨慎、黄生、施鸿保等对此有较详论述。如黄生《杜诗说》谓:“‘阙’而‘象纬逼’,‘卧’而‘衣裳冷’,此倒剔句法。”^④其三,此诗当为仄韵五律,以诗法而论,该诗三、四句“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为写景,五、六当转为诗人之感,“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正相契合。如作“天阙”,不仅对仗不工,且句法不伦。施鸿保、郑文、周汝昌和韩成武均持此说。

以上三点,应该说都是有据合理之说。然而,持“天阙”说者不以为然。他们对蔡氏“古本”说不置可否,而对对偶与句法之说提出异议,并引韦述《东都记》文字以证当作“天阙”;《钱注杜诗》又引韦应物《龙门远眺》为证。如果说持“天阙”说者以诗法对偶为据,持“天阙”说者则可以用“此本古体诗,何必拘拘偶对”^⑤加以反驳,尚难明确判定其是非,那么“天阙”说其他诸项立论之据则大有推敲之必要。

古今持“天阙”说者,其主要依据有:

其一,韦述《东都记》相关记述。持“天阙”说者,往往引用唐韦述《东都记》文字为证。如《西清诗话》载:“杜子美《宿龙门》诗:‘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黄鲁直校本云:王荆公言‘天阙’当作‘天阙’,对‘云卧’为亲切耳。余尝读韦述《东都记》:龙门号双阙,以与大内对峙,若天阙焉。此《宿龙门》诗也用‘阙’字何疑?二公言诗固不同,于同处乃复尔耶!”^⑥然而,引《东都

^① 参见曹慕樊《杜诗杂说全编》,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曹树铭先生《杜集丛校》,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8年版,第99页;陈贻焮《杜甫评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郭在贻文集》第一卷所收之《杜诗异文释例》一文,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萧涤非《萧涤非文选》,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6页;洪业《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

^② 许永璋:《杜诗名篇新析》,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郑文:《杜诗繁诂》,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版;周汝昌:《诵杜微音》,《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4期;韩成武:《“天阙”应为“天窟”之误》,《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③ 《杜诗学疑难问题举隅》,文载《杜甫研究学刊》,2004年第3期。另清末民初学者郭曾炘认为“天阙”、“天阙”“不妨各存其说”,见《读杜劄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④ 《杜诗说》卷一,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1页。

^⑤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第2页。

^⑥ 《西清诗话》卷上,《稀见宋人诗话四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

记》以证当作“天阙”说者，似乎都忽视了两个细节。第一，《东都记》并未记载龙门有“天阙”之称。“龙门号双阙，以与大内对峙，若天阙焉。”这里明明说龙门“号双阙”，只是与东都宫城联系起来才被视为如同“天阙”一般；伊阙龙门本身却没有“天阙”之称。《钱注杜诗》亦引《东都记》为证，但在注此诗“龙门”时，引证虽丰，有“阙塞”、“伊阙”、“伊阙山”、“阙口”等，独独不见“天阙”之称。这与持“天阙”说者所引陆倕《石阙铭》“假天阙于牛头”^①有所不同，二者存在明显的差异。据《文选》注引《丹阳记》曰：“山谦之《丹阳记》曰：大兴中，议者皆言汉司徒义兴许或墓二阙高壮，可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后陪乘出宣阳门，南望牛头山两峰，即曰：此天阙也，岂烦改作？帝从之。”^②韦氏谓龙门伊阙“与大内对峙，若天阙”，只是个人的看法，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而《丹阳记》所记之“天阙”，因有王导倡议、“帝从之”而得名，得到广泛认同。正因为有这样的区别，《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方舆胜览》等唐、宋地志文献，均未见伊阙龙门有“天阙”之称的记载。而牛头山却有“天阙”之名。^③第二，当时伊阙龙门除了韦述《东都记》将其比作“天阙”外，似乎没有以“天阙”称龙门的。除了上述唐、宋地志文献外，就笔者管见所及，其他唐代文献中也没有直接以“天阙”称伊阙龙门的。如陶翰《晚出伊阙寄河南裴中丞》诗涉及龙门时只是说“前登阙塞门”^④。杜甫另有《龙门》一诗，其中不见所谓“天阙”之称。而《游龙门奉先寺》一诗，体现了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与“大内”等世俗政治等无涉。如果诗中出现与“大内”相连而及的“天阙”，其诗境势必不协。李白有《秋夜宿龙门香山寺》，其中也未涉及所谓“天阙”；而其诗开首六句与杜甫《游龙门奉先寺》颇为相近，可作参考。李诗前六句谓：“朝发汝海东，暮栖龙门中。水寒夕波急，木落秋山空。望极九霄迥，赏幽万壑通。”^⑤前两句写来此地，次二句写景，五、六句则转为人处其境之感。以此而观杜诗，则既于一、二句写来此处，三、四句写其中景色，则五、六句应该转为身处其境之感。这应该是正常的诗歌脉络的要求，所以周汝昌先生认为“天阙”、“云卧”二句应为诗人之感的意见是正确的。

其二，《钱注杜诗》引韦应物《龙门远眺》“凿山道伊流，中断若天阙”问题。古今持“天阙”说者，往往引《钱注杜诗》为证。《钱注杜诗》所引韦应物此诗，不知其何据^⑥。韦应物《龙门远眺》

^①朱鹤龄注此诗谓“《丹阳记》载王茂弘指牛头山两峰为天阙，见《文选注》”，《杜工部诗集辑注》，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②《文选》卷五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74页。

^③关于伊阙龙门，《元和郡县图志》载：“伊阙山……两上相对，望之如阙，伊水流其间，故名”（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4页）；《太平寰宇记》载伊阙又称阙塞山（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8页）。而对于牛头山，《元和郡县图志》载：“牛头山……晋氏过江，无阙，王导指山凿两峰，即此，名天阙山”（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94页）。

^④《河岳英灵集》上，《河岳英灵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9页。

^⑤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54页。

^⑥钱氏之说虽不知何据。张忠刚先生认为“诸本俱作‘中断若天辟’，不知钱氏何据”（见其《杜甫诗话校注五种》，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页），但其影响颇大。除仇兆鳌《杜诗详注》从其说外，李光暎《金石文考略》、刘风浩《存悔斋集》、朱彝尊《曝书亭集》等引韦诗亦作“天阙”。

诗,《韦刺史集》(《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唐诗品汇》、《唐诗别裁集》、《唐诗镜》、《全唐诗》、孙望先生《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等均作“中断如天阙”。我们虽然不能遽断钱氏此处为误引,但至少在版本依据上是有争议的。以笔者浅见,这里似乎透露出与杜甫诗“天阙”、“天阙”之争相近的思路,即看到韦应物此诗为写龙门者,又遇到与“天阙”字形相近的“天阙”,便不由自主地受到先入之见的影响,而将其断为“天阙”。试想一下,如果《钱注杜诗》引韦诗以“阙”为“阙”发生在宋代,说不定韦应物此诗会被多数人认为当作“中断如天阙”了,或许持这样看法的人也同样会引韦述《东都记》来证明韦诗当作“天阙”。退一步说,即使《钱注杜诗》确有所据,也至多是存在不同异文,不能据此遽断韦诗作“中断若天阙”,更不足以证明杜甫此诗也作“天阙”。

唐代文人中确有作品可以帮助理解杜甫《游龙门奉先寺》的,如陆龟蒙《风人诗四首》之二。陆氏此诗有“晓天窥落宿,谁识独醒人”句(《全唐诗》卷六百二十七)。此可作为杜甫《游龙门奉先寺》当作“天阙”的佐证之一。陆氏是否受到杜甫该诗影响难以确认,但其间所蕴含的诗意明显有相通之处。“晓天窥落宿”与杜诗“天阙象纬逼”相近,可证唐人确有窥星象而感发诗情者。

其三,曹慕樊“天阙”说质疑。今人论证当为“天阙”者,以曹先生之说为详。曹先生在《杜诗杂说全编》中力主“天阙”说。其所持之证除前人已有之说外,重点阐述了如下看法:如果说杜甫此诗中间两联为对句,那么“天阙”与“云卧”字面不对,恰好说明“阙”字比较可靠,因为人们可以一眼看出其“不对”,所以不会是传抄之误。从一般文献学的角度而言,曹先生此说似有道理。但具体到此诗,则又有不同。因为所谓“天阙”,不是简单的异文问题。该诗涉及龙门,而龙门又有所谓“天阙”之说。虽然韦述《东都记》所谓“天阙”非龙门之称谓(说见上文),但毕竟与龙门有关,所以很有可能是先入之见,在遇到文字相近的异文时,难免会有思维定势,将其与“天阙”相关联。也就是说,曹先生这一观点难以成立,以此证明“天阙”为误,说服力不强。相较而言,还是周汝昌先生就《游龙门奉先寺》诗体特征所作的论证比较有说服力。周先生在《诵杜微音》一文中赞成“天阙”与“云卧”对偶之说,认为杜甫此诗是仄韵律诗,其中间两联应以对偶为宜,并举杜甫写泰山的《望岳》为例加以说明。其后韩成武先生又发表《“天阙”应为“天窥”之误》举出更多杜诗以证其为仄韵律诗,故“天阙”不可信而当为“天窥”。

其四,由后人对涉及伊阙龙门之诗的误解,可以反证持“天阙”者之思维路径。清人许培荣《丁卯集笺注》卷四《蒙河南刘大夫见示与吏部张公喜雪酬唱辄取攀和》:“风度龙山暗,云凝象阙阴。瑞花琼树合,仙草玉苗深……”注云:“象阙,杜诗‘天阙象魏逼’。韦述《东都记》‘龙门若天阙’。言天阙迥而象纬逼近也。公诗以象阙对龙山正用此耳,若天阙、天阙、天开、天阔、天关

等聚讼，宜以此解之。”^①按，此说似有理，然深究之则不甚可信。《蒙河南刘大夫见示与吏部张公喜雪酬唱辄取攀和》一诗，“龙山”^②只是作为环境烘托的因素之一，重点在诗酒酬唱之境，诗中“象阙”应该是指东都宫阙。此“象阙”即如《丁卯集笺注》卷六有《汴河亭》诗之“象阙”：“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派流。百二禁兵辞象阙，三千宫女下龙舟……”^③此诗之“象阙”显然指宫阙^④。

这里要强调的是，《丁卯集笺注》的著者，看到诗中有“龙山”、“象阙”，便联想到《东都记》“天阙”的记载，又谓杜诗《游龙门奉先寺》“天阙”说是无可争议的。实际上，他犯的先入为主的毛病，从而导致不甚可靠的结论。这与诸家持“天阙”说者的思路是一样的，即先有龙门“天阙”之见，遂定“天阙”等异文为误。

由上所述，我们有理由相信，杜甫《游龙门奉先寺》诗之“天阙”、“天阙”异文之争，“天阙”说尚有疑问，而“天阙”说则有存在的必要，在二者谁是孰非问题上，不应采取简单化的方法加以处理，最好两说并存。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

^①(清)许培荣：《丁卯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本。

^②此处“龙山”是否定指伊阙龙门，尚有存疑。罗时进《丁卯集笺证》注此诗未采伊阙龙门说(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1~82页)。

^③(清)许培荣：《丁卯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本。

^④罗时进《丁卯集笺证》注以“宫门外悬法之所”、“象魏”、“象阙”释《蒙河南刘大夫见示与吏部张公喜雪酬唱辄取攀和》、《汴河亭》之“象阙”(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2、177页)。得之。

《诗经·豳风·狼跋》“硕肤”解

牛清波

《诗经·豳风·狼跋》曰：

狼跋其胡，载疐其尾。公孙硕肤，赤舄几几。

狼跋其尾，载疐其胡。公孙硕肤，德音不瑕。

要理解本诗，对“公孙硕肤”的释读是关键，前辈学者对此进行了诸多探讨，意见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 公孙，豳公之孙，成王也；硕，大。肤，美也。^①（毛亨）
2. 公，周公也；孙，逊也。^②（郑玄）
3. 公孙，周公也；肤，读如“肤革充盈”之肤；硕肤，心广体胖之象。^③（马瑞辰）
4. 公孙，豳公之孙；肤，古与胪同字；硕肤，大腹。^④（闻一多、余冠英）
5. 公孙，虢公之孙，虢君是公爵；硕肤，读为“石甫”，即虢石甫。^⑤（高亨）

“公孙硕肤”的释读与本诗主题的探讨是相互关联的。《毛诗序》认为：“《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摄政，远则四国流言，近则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圣也。”孔颖达《疏》：“作《狼跋》诗者，美周公也。毛以为，周公摄政之时，其远则四国流言，谤毁周公，言‘将不利于孺子’；其近则成王不知其心，谓周公实欲篡夺己位。周公进退有难如此，卒诛除四国，成就周道，使天下大平，而圣著明。故周大夫作此诗，美进退有难而能不失其圣也……郑以周公将摄政时，远则四国流言，而周公不惑，不息摄政之心；近则成王不知，而周公不怨，不生忿怒之意，卒得遂其心志，成就周道，是进有难也。及致政成王之后，欲老而自退，成王又留为大师，令辅弼左右，是退

^①(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00页。

^②(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00页。

^③(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89页。

^④闻一多：《诗经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56～59页；余冠英：《诗经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158页。

^⑤高亨：《诗经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4页。

有难也。如此进退有难，而圣德著明，终无愆过，故周大夫美其不失其圣也。”^①

《毛诗序》认为本诗的主题是赞美周公，《郑笺》、《孔疏》皆从之，唯对周公“进退有难”的境况理解不同，但此无关宏旨。此后，直至清代，研《诗》诸家皆信从此说。近代以来，学者们始对传统说法进行反思，并提出了新的见解。

20世纪30年代，闻一多先生指出，本诗与周公无关，前人之所以把它和周公联系起来，是因为《豳风·破斧》和《豳风·东山》的内容与周公有关，而产生了引诱性的暗示，并推测这是一位妻子对体胖而性情和易、滑稽的贵族丈夫开玩笑的诗；50年代，余冠英先生指出这是一首讽刺诗，讽刺一位统治者步态丑笨，进退困窘；80年代，高亨先生亦指出本诗是讽刺诗，并对其主题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分析，认为周幽王是个暴君，信任一个名叫虢石甫的奸臣，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与压迫十分残酷，幽王当时可能封虢石甫于豳地，豳地劳动人民唱出这首歌来讽刺他。90年代，程俊英、蒋见元先生对“美诗说”提出质疑，兹择要转录如下：

《毛序》以为“美周公”，但后人觉得章首以老狼跋胡疐尾的窘丑之态起兴；紧接着却歌颂周公的进退得宜，未免不伦不类，于是想法设法为之弥合。如……孙矿《批评诗经》：“反兴正承，意旨与他篇稍有不同。然跋胡疐尾，周公之迹固近之。第狼非佳物，所以人多致疑。……总是反意为比，要自无害耳。”反兴正承，是美诗说的主要论据。但我们遍观《国风》诸篇，虽有反兴之法，如《鹑之奔奔》以鹑鹊尚居有常匹，反兴卫君荒淫乱伦，鹑鹊之不如。……所谓反兴，皆如此类，从未见有以丑兴美者，《狼跋》何得例外？所以我们细玩诗意，定此为刺诗。^②

程、蒋两位先生对本诗性质的分析、论述精彩确当，令人信服，此诗旨在“刺”而非“美”。如此，则“公孙硕肤”的前三种释读观点都已站不住脚。闻一多先生认为此诗是“开玩笑”的诗，当非。余冠英、高亨先生都认为此诗是讽刺诗，唯对所讽内容的认识不同。本诗以“狼跋其胡，载疐其尾”起兴，当为正兴，意在讽刺，所讽对象应当是像老狼一样陷入进退两难窘况之人，与“步态丑陋”似无关系。

典籍中常见“父”、“甫”通假之例，《诗经·大雅·烝民》：“仲山甫永怀。”《文选》阮籍《咏怀诗》李注引“甫”作“父”；《仪礼·士冠礼》：“曰伯某甫。”郑注：“甫字或作父。”^③“虢石甫”在传世文献中又作“虢石父”。《史记·周本纪》载：“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国语·晋语一》载：“褒姒有宠，生伯服，于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

^①(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00页。

^②程俊英：《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32页。

^③高亨：《古字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913～914页。

立伯服。太子出奔申，周于是乎亡。”从文献记载可知，虢石甫“佞巧，善谀好利”，一意孤行“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终致“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陷己于进退两难之窘况。这与本诗所讽对象的情况是一致的。而且，从音韵上来看，“硕肤”与“石甫”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说文》：“硕，头大也，从页石声。”“硕”、“石”均从“石”声。“肤”从“夫”声，“夫”、“甫”均为帮纽，鱼部字，可以通假。《诗经·邶风·谷风》：“匍匐救之。”《礼记·檀弓下》、《孔子家语·论礼》引“匍”作“扶”；《礼记·问丧》：“故匍匐而哭之。”郑注：“匍匐或作扶服。”^①

1989 年公安机关追缴了数件盗自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的有铭铜器。其中有虢硕父簋一件，底部有铭文三行十七字（含重文两字）；国子硕父鬲两件，大小、形制、纹样、铭文均相同，颈部内呈逆时针方向有铭文一周二十四字。^②

鬲铭：虢中（仲）之嗣或（国）子硕父乍（作）季羸羞鬲，其迈（万）年子=孙=永宝用享。

王龙正、赵成玉先生认为，“虢仲”应是虢宣公之子，虢文公之父，其主要活动时间约在厉王后期至共和时期；或子，即国子，是周代大学里的贵族子弟；硕父即石父，也作石甫。此处特指幽王的卿士虢石父。^③

簋铭：虢硕父乍（作）旅簋，其万年子=孙=永宝用享。

姜涛、王龙正等先生认为，虢硕父与鬲铭国子硕父可能是同一人。^④

根据罪犯的口供，虢硕父簋与国子硕父鬲应同出于 M2031 虢石父之墓。姜涛、王龙正先生之说可信。^⑤“石父”在出土文献中作“硕父”，为“硕肤”读作“石甫（父）”提供了有力证据，出土材料印证了高亨先生的看法。

因此，“硕肤”当读为“石甫（父）”，即周幽王时期的卿士虢石甫。本诗是一首讽刺诗，是幽地人民唱来讽刺虢石甫的。如果以上所说不误，则本诗的创作时间不会早于西周晚期幽王之世。

^①高亨：《古字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1989 年版，第 916 页。

^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虢国墓》（第 1 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版，第 459～475 页。

^③王龙正：《季羸铜鬲与虢石父及虢国墓地年代》，《中国文物报》，1998 年 11 月 4 日，第 3 版。

^④姜涛：《虢国墓地高级贵族墓随葬青铜礼器的组合特征》，《故宫文物月刊》第 213 期，2000 年 12 月。

^⑤王龙正：《虢石父铜器的再发现与西虢国的历史地位》，《虢国墓地的发现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31～234 页。



国子硕父鬲铭文拓片(原拓呈单纵行,笔者进行了剪切处理)



虢叔簠铭文拓片

(作者单位: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释唐诗中的“酴醿”*

闫 艳

贾至《春思二首》：“红粉当垆弱柳垂，金花腊酒解酴醿。”“酴醿”一词，在《全唐诗》中共出现三次，其中两次是作为酒名，一次作为花名，即崇圣寺鬼的《题壁》诗：“禁烟佳节同游此，正值酴醿夹岸香。”

《汉语大词典》认为“酴醿”既是酒名，又是花名。但对二者之间关系和产生年代未予明确阐释。本文试对“酴醿”的作为花名和酒名的关系作出梳理。

作为花名，酴醿亦作“荼蘼”，系薔薇科攀援灌木，为密集的伞房花序。果实略似球形。聂奉先《续本事诗·酴醿》说：“酴醿本酒名也。新开花，本以颜色似之，故以取名。山谷诗所以有‘名字因壶酒，风流付枕帏’之句，又有‘风流彻骨成春酒，梦寐宜人入枕囊’。”^①又《历代诗话》五六引宋《王直方诗话》文略同。明王象晋《群芳谱·花部》曰酴醿花“本名荼蘼，一种色黄似酒，故加酉字”。明代王兴懋的《花疏》亦从此说。以上材料均表明，酴醿花因酴醿酒而得名，因为通常所谓酴醿花，多为白色，别有一种为蜜黄色，所以酴醿有一别名为“沉香蜜友”，大概就是指淡黄而微香的一种。

“酴醿”酒在唐以前称作“酴清”。《古文苑·扬雄〈蜀都赋〉》有：“木艾椒蓠，蔼酱酴清，众献储斯。”宋章樵注：“酴清，酴醿酒。”酴清，指“酴酒”之清者。酴酒是一种以米饭加入酒曲密封发酵而成的连滓带汁的厚酒，《齐民要术·笨曲饼酒》记载了“蜀人作酴酒法”^②，这种酴酒也叫“醇酒”或“浊酒”。其实相当于今天的甜酒酿。酴清则是经过过滤去了渣子的“清酒”。由此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唐诗〉名物训诂研究》(06XYY015)阶段成果。

①黄庭坚《观主簿家酴醿》：“风流彻骨成春酒，梦寐宜人入枕囊。”黄庭坚《见诸人唱和酴醿诗辄次韵戏咏》：“名字因壶酒，风流付枕帏。”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43、11360页。

②《齐民要术·卷七·笨曲饼酒第六十六》曰：“蜀人作酴酒法，十二月朝，取流水五斗，渍小麦曲二斤，密泥封，至正月二月冻释，发漉去滓，但取汁三斗，杀米三斗，炊作饭，调强软合和，复密封数十日，便熟。合滓餐之，甘辛滑，如甜酒味，不能醉人，人多啖，温。温小暖而面热也。”(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附杂说)》，《丛书集成初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52页。

可见，酴醿酒实际上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米甜酒，不过是经过多次重酿而成。^①

那么“酴醿”之名又有何意呢？《说文·酉部》：“酴，酒母也。”《酒尔雅》曰：“酴，酒母也。醿，酒本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十四下曰：“《米部》：‘籀，酒母也。’此酴亦训酒母，则今之酴也。”所谓“酒母”，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酒曲、酒药，或者酵。“醿”本作“糜”。《释名·释饮食》：“糜，煮米使之烂也。”《广韵·支部》：“糜，糜粥。”酒本是指曲液中第一次加米饭发酵而成的粥状物。古人称之为“酏”。叫作“本”。言其为重酿的基础。以后继续投入米饭，则谓之“酸”，故重酿酒亦称“酸酒”。这种重酿的作用主要是用来提高酒精浓度。

我国元代以前未有蒸馏酒^②，此前制酒基本上都是用米麦煮后拌和酒药、密封发酵而成，这种浓度很低的酒，很难醉人，于是在先秦，人们发明了重酿法。《礼记·月令》：“是月（指孟夏之月）也，天子饮酎，用礼乐。”郑玄注：“酎之言醇，言重酿之酒也。”酎亦名“双套酒”，或云“三重醿酒”^③。可见此期的重酿酒重酿次数不多，两三次而已。但是汉代以降，造酒业有了迅速发展，复酿的次数达到九次十次。《西京杂记》卷一：“汉制，宗庙八月饮酎，用九醞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醞，一名醇酎。”张衡《南都赋》亦有“九醞甘醴，十旬兼清”的名酒。九醞、十醞都是由酿清得名的酒^④，曹操上汉献帝的《上九醞酒法奏》曰：“若以九醞苦难饮，增为十醞，差甘易饮。”此足以证明，这种酿酒法是十分费时费力的，不是一般的酒坊所能制作。但酴醿酒到底是经过几次复酿而成，史无记载。

唐无名氏《辇下岁时记·钻火》曰：“长安每岁诸陵当以寒食荐饧粥、鸡毬等。……新进士则于月灯阁置打毬之宴，或赐宰臣以下酴醿酒，即重酿酒也。”武平一《景龙文馆记》亦曰：“唐制，召侍臣学士食樱桃，饮酴醿酒，盛以琉璃盘，和以香酪。”可见，在当时能饮到皇家的酴醿酒，对臣下而言，是莫大的恩惠。

《辇下岁时记》言酴醿酒即重酿酒，是就它的制法而言。重酿酒，即经过两次三次甚至九次十次复酿而成的一种酒，这种酿法并不限于酴醿酒，《唐书》中提到的桑落酒，据《齐民要术》记载，也是经过五六次以上的重酿酒。

酴醿酒在唐代是非同一般的名贵之酒。常人难得饮用，即使皇宫内府也只是在喜庆之日宴赐大臣，或者是奖赏有功之臣才用它。如《新唐书·李绛传》：“帝入谓左右曰：‘绛言骨鲠，真宰相也。’遣使者赐酴醿酒。”窦苹《酒谱·内篇·酒之事三》说：“唐宪宗赐李绛酴醿、桑落，唐之

^①王继同：《说“酴醿”》，《文史》第30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85～290页。

^②李时珍《本草纲目·谷部·烧酒》：“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入甑，蒸令气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坏之酒，皆可蒸烧……”（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1页。

^③《汉书·景帝纪》“高庙酎”颜师古注。（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8页。

^④《文选·张衡〈南都赋〉》李善注。（梁）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1页。